

## 岡本韋庵『支那遊記』翻刻（その一）

有馬卓也  
真銅正宏

## 〔凡例〕

一、本稿は岡本韋庵『支那遊記』翻刻である。

二、該本の書誌は以下の通り。徳島県立図書館蔵、整理番号24／5（岡本韋庵先生蔵書及原稿目録）。〔明治初期〕写。

残欠。仮綴一冊（但し同図書館に於て整理の折、保護の為に付したと推されるB5版洋紙反故の袋綴様の仮表紙あり）。縦二四・二糎、横一六・四糎。料紙、楮紙。墨付、三八丁。每半葉一三行（一一・一九丁）、八行（二〇・三八丁）。全文漢文体も、一一・一九丁には返り点を付し、二〇・三八丁には返り点なし。

一、該本は墨筆による原文に、後に朱筆によって訂正が加えられており、一部、さらに墨筆によって朱筆が訂正されている所もある。本稿では、まず【墨筆原文】に於て訂正以前の原文を翻刻し、【朱筆訂正】に於て朱筆及び第二墨筆を経た決定稿を翻刻した。（尚、【朱筆訂正】部分については徳島大学国語国文学7号に「岡本韋庵『支那遊記』翻刻・

訳註」（その一）として掲載した。）

一、底本の各頁末を表記した。例えば（5―1）は、徳島県立図書館整理番号24／5の1丁表、（5―2）は同一丁裏を示す。

一、旧字・俗字で書してあるものは新字に直して記した。

一、明らかに誤字である場合は訂正して註記した。

一、判読不可能な文字は「■」を用いて表した。

一、朱筆の「イ」は見消ちを付した字をいかすことを意味し、「ヒ」は同一字疊用記号と推定した。

一、一一・一九丁に付されている返り点は、本稿では省略した。一、本稿の句読点、及び書名の括弧等は翻刻者が付したものである。

一、原文に前置した日付は翻刻者が付したものである。また便宜上、日付ごとに【墨筆原文】【朱筆訂正】の順で記した。

一、墨筆の中で、朱筆訂正以前か以後かの判断がつかないも

のは、【墨筆原文】中に入れ、その旨註記した。

一、註は本稿末に一括して掲載した。

一〇月二七日

【墨筆原文】

二十七日。欲視周公廟・軒轅壽陵等、入曲阜西門、出孔廟觀德門南。沿廟南行、又東而出正門前。其間凡可三丁。觀德門南有石造三門。思旌表門、孔廟正門。南面而接南城門。建四石柱而構三門。其中央稍大柱上、立人形、側有下馬碑。廻顧老柏森鬱、若列門狀。出廟東有木門。亦開三門。左轉右折、抵五馬祠街。訪孔慶鏜、不在家、不能相見。因併『辨名』二卷・『脩靜庵遺稿』一卷、余照相、而托贈衍聖公。驅馬出於東城門。門外人家連延、垂于東西五六町。左轉而到城東北隅。望周公廟。蒼柏深秀、參天。廟之地基、南北可二町、東西可一町。其南有門。亦開三門。上注獸形、題元聖門三字。近廟有石橋。廟門則題櫺聖門三字。左右設壁、使接廟壁。一斜面于東南、一斜面于西南。長各十間許、高可一丈。皆係煉瓦造。入門東西又有門。開石造三門。不異于元聖門。更進數百步、有成德門。而木造上有樓。袤五六間、高四五間。左右有重壁。塗以丹、中央各有小門。出各有一字。高四五間、長六七間。東房則有乾隆帝親筆之碑。西房無碑。想休息處。小門內、広袤各數十間。柏樹蓊鬱。(5—1)石碑散点於其間。奥之正面、有達孝門。狀如成德門。入之長広數十步。有老柏・墓碣等。左右各有廟。正面即周公廟也。高八九間、長十有餘間。

大柱多、無龍柱。中置公像。戴王者冠。瓔珞垂面、鬚髮白、面淡紅。殆如我邦所画武内宿祢。上顏扁額、題明德勤施四字。前有方板、書元聖文憲王周公神位九字。左有魯公像而西面。其像比周公稍小。右亦有少像。不知為何人。廟地四面疊石、高於地二三尺。廟前有石階。兩傍有廟。左置孝・煬・厲・獻・懿・考・隱・莊・文・成・昭・定・悼・穆・康・卒・頃十七公神位、右置幽・魏・真・武・惠・桓・閔・僖・宣・襄・哀・元・共・景・縉十五公神位。皆古刹荒廢、衆草擁階。周公廟亦崩頽。見柏樹生屋上。廟後又有廟。亦復蕪沒。影像為蛛糸所網。意夫人廟。廟前柏樹最多。大者可蔽數牛。楷木・白楊木・白菓樹、相間雜而直上摩天、比其規模于孔顏廟勝遠。若使孔顏有知、焉可嘆後人不休我意也。出廟門東行數百步、有顏氏墓。東西七八丁、南北二町許。四面無牆壁、南有石門耳。其間有墳墓。累々相望。余伴李葆和步(5—2)墓間。忽見兔走。兒童嚇犬、而使逐焉。声応四疆、殆如郊野。墓東有小村。名曰故城。疑魯之故城耶。更東十町許、有軒轅渠。人家千余戸。其東北望柏樹鬱蒼。即少昊陵也。方、圉煉瓦、陵前左右、列植柏樹、而及數町。其中陵路也。陵地南北一町半、東西一町強。南有木門。亦構三門。入則柏樹列于左右者極多。進數百步有門。左右擁壁、門中有二碑。刻乾隆帝祀少昊詩。出而望數十步外、四方欹石、至上漸狹漸劣。巔有小祠墓。行觀之、方各十三四間、高可三丈。峻且滑、不可攀。祠有小像。即少昊神位也。祠後有少昊陵。高二丈許。上有凹處。草莽繁茂。其圉柏多、怪巖屹立、如虎蹲、如龍蟠。風景可愛。嗚呼、

往古之景、況如斯乎。以孔子時見少昊、今自見孔子遠。夫子詣陵其意如何。不堪感慨也。低徊少時而去。又問軒轅壽陵。曰、在軒轅縣城址。行見古壁僅七八間。下有往來門。上有閣。中置佛像。門側有碑。題少昊故城址五字。又構小壁、中有祠。置三个像。此辺想有壽陵。然不見其跡。已興尽帰。余屢問魯公墓、嘗無（5—3）知君。書雲台者、既為課士書屋、靈光殿又不存基址云。可惜也。又問顏真卿墓、所在甚遠。尼山亦有東南四五十里外。為不能見。時來觀者多。中有二人。美服而冠。揖問孔子之孫幾世。曰、至今世衍聖公、七十世。又問顏子。亦不過七十世。余又問城周圍人民數。曰、城壁二十里、人民兩万人。

# 【朱筆訂正】

二十七日。欲見周公廟・軒轅壽陵等、沿孔廟觀德門南行、又東出正門前。正門南面、接南城門。建四石柱、構三門。中央稍大柱上、立人形、側有下馬碑。門内老柏森鬱、其間列幾層門。廟東木門、亦開三門。左轉右折、抵五馬祠街。訪孔慶鎧不在家。告撰者托贈『弁名』二卷・『脩静庵遺稿』一卷于衍聖公。驅馬出東城門。門外人家、連延東西。五六町、左轉到東北隅。望周公廟。老柏深秀。廟域南北約二町、東西可一町。南面開三門。上注獸形、題曰元聖門。近廟有石橋。門題曰櫺聖門。左右設壁、接廟壁。一斜東南、一斜西南。長各十余間、高可一丈。皆煉瓦所築。門内更有石門。亦閉。三門不異元聖門。更進數百步、有成德門。用木造之。上有樓。長五六間、高四五間。左右層壁。塗以丹、中央各有小門。自小門

出、各一字。高四五間、長六七間。東房有乾隆帝親筆碑。西房無碑。意憩処。小門内、広袤各數十間。柏樹鬱鬱。（5—1）石碑散点其間。正面有達孝門。制如成德門。門内、長広數十步。多老柏・墓碣。左右各有廟。正面即周公廟。高八九間、長十余間。建大柱十八本。多無龍柱。中安公像。戴王者冠。瓔珞垂面、鬚髮白、面淡紅。如我邦所画武内宿祢。上顏扁額、題曰、明德勤施。前有方板、題曰、元聖文憲王周公神位。左有魯公像西面。其像比周公稍小。右亦有少像。不知為何人。廟域四面甃石、高於地二三尺。廟前石階兩傍、更有廟左置孝・煬・厲・猷・懿<sup>③</sup>・考・隱・莊・文・成・昭・定・悼・穆・康・卒・頃十七公神位、右置幽・魏・真・武・惠・桓・閔・僖・宣・襄・哀・元・共・景・縉十五公神位。皆多荒廢。衆尊擁階。周公廟亦半蕪沒。柏樹數本、生於屋上。廟後又有廟。亦半崩潰、神主没瓦石。意夫人廟。廟前柏樹最多。大者可蔽數牛。楷木・白楊・白菓樹、間雜而生。直上摩天。其規模比孔顏廟、不及勝遠。出廟門東行數百步。有顏氏墓。東西七八丁、南北二三町。四無牆壁、南有石門。其中墳墓累々。余与李葆和行（5—2）墓間。兔走于前。群童嚇犬逐之。大聲發於諸処。如行郊野。墓東一小村。名故城。疑魯故城。更東十町許、曲阜東北二十町許、有軒轅村。即史記雲陽地。千余戸住焉。東北望柏樹鬱蒼。是為少昊陵。四圍瓦壁、陵前柏樹、挾路連數町外。即上陵大路。陵地南北一町半、東西一町余。南有木門。亦構三門。門内左右列植柏樹。進數百步有門。左右皆壁隔絶前後。門中二碑、皆刻乾隆帝祀少昊詩。入門而

行數十步有、用敷石。四方可有二尺。自四面整之。至上漸狹。巔有一小祠。其基四面各十三四間、高約三丈。峻且滑、不可登攀。祠安小像。即少昊神位。祠後少昊陵。高二丈許。上有凹處。石露其骨。草莽繁茂。周圍柏樹鬱蔥。風景可愛。自少昊至今、幾五千年。以孔子見少昊、比今見孔子、尤遠。夫子詣陵意思、果如何也。不堪感慨。低徊稍久乃去。問軒轅壽陵。曰、在軒轅縣古城址。往而觀焉、破壁僅七八間。下有門通往來。上有閣。中安仙像。門內有碑。題曰、少昊故城址。更有小壁、其中一小祠。安三個像。其後瓦礫累積。疑壽陵在此也。興盡而歸。問魯公墓、無（5—3）人知者。書雲台既為課士書屋、靈光殿亦不存基址云。可惜。問顏真卿墓、所在甚遠。尼山亦在東西四五里外。不能見。時人來觀者多。中有二人。美服而冠。問其姓名官銜。曰、性孔名憲、七品執事官。指一人曰、家兄也。揖之使進。問孔子得世。曰、至今七十世。問顏子。亦不過七十世。問城圍及人數。曰、壁二十里、口兩萬人。

一〇月二八日

【墨筆原文】

二十八日。欲赴鄒縣不果。為余有贈書約故也。閑遊書肆、空到暮天。此日幽寂殊甚。使李葆和訪孔慶鏜。二次賦古詩一篇。其辭曰（略之）。此夜孔慶鏜、使人投詩書且『孔家語』、石刻書一帖。曰、今且不伺候者、有祭奠故也。請諒恕焉。（有詩略）。今夕衍聖公、為余有贈書而違焉。蓋亦祭奠故乎。

慶鏜翰曰、余屢促之衍聖公、明日可必呈焉。夜將三鼓、小雨瀟瀟有聲。

【朱筆訂正】

二十八日。欲赴鄒縣不果。為余以衍聖公有贈書之約也。買石刻諸書。至暮閑寂甚。使李葆和訪孔慶鏜。二次賦古詩一篇。其辭云々。此夜孔慶鏜使人贈詩與書及『孔子家語』、石刻書一帖。曰、今日有祭奠故不得候也。請諒。其詩二首、一曰云々、二曰云々、又附一詩。即衍聖公世子師袁保益作。其詞曰、（有詩略）。今夕、衍聖公違約不贈書。蓋亦祭奠故。余促之、慶鏜曰、余弟既告公。明日必呈。夜將三鼓、小雨瀟瀟有聲。

一〇月二十九日

【墨筆原文】

二十九日。蚤起整旅裝、不待衍聖公之使來、直欲到公府。過知縣前、將投名刺去。李曰、不可。蓋厭知縣無情也。駟車向公府。孔慶鏜之使者曰、我主促贈書衍聖公、故可必呈也。乃訪孔慶鏜。佖命曰、僕人來欲為一叙。進而入門。慶鏜揖余而致一房。遣使公府、使余待其婦。筆談移時。其子出（5—4）代父亦筆談。慶鏜接余曰、貴國王云々。余曰、我邦皇統、一姓連綿。然中国自古易姓者多。是非聖人所欲。至千秋後、君臨中国者、以為至聖裔。敝國之評也。今接中国人、雖不可漫語、以理推焉。其說必有驗。慶鏜聞此言、微笑為禮。又向其子曰、自今以後、中国為政、唐虞而來列帝王裔者于上議院、列天下知道者于下議院、合眾協同、而可躋斯民於仁壽之域。

古語所謂、諮詢于鄉士庶民之法也。而講洋學防耶蘇、以聖學而可發憤、如我邦文化日盛。此國姑息、徒慢聖人國。何其迂乎。請少察焉。其子大感為礼、指余曰大人。自謙称晩生。已置酒相款、而設午餐。情意懇到。時有婦女數人破障紙視余者。中齡不過二九、姿容絕美、眼睛藹々。此或慶鏜之女歟。怪仲尼裔。逸居耽色。然見慶鏜衣、甚弊瀆而不為三品舉事官者。其他孔氏、蓋貧而勞動于衣食云。問衍聖公錄、田三千頃、官夫耕之云。午後一點鐘、衍聖公令使贈詩書且聖經一套・『家語』『礼誌』各一部・『杏壇帖林図』『廟図』各一張・著草一盒。（有詩略）。余乃書礼辭与之。乃謝慶鏜父子而去。父子相送（5—5）到門外。余駕車出東門、沿城壕南進。今日殆當開市、鬻物者充斥。時余車、触壳鈍器、器倒鈍散。其人怒留余車。出錢和解矣。行抵城東北隅、顧望小阜連田間。或高或低。中有壇。問之。曰、旧曲阜魯公故址。又西南而行三里。有村。曰玉河崖。人家二十戶許。東南而進十町弱、路傍有碑。題舞雩壇三字。其東方有舞雩壇。余下車行視、高二丈、方一町弱。上有二碑。題舞雩壇三字。側又有碑。題聖賢樂趣四字。皆係明世建築。柏槐鬱鬱凝翠。瞻望前日所過乱石崖村、在西北。其後山、從西起、接鳳凰山脈。蜿蜒向西南而走、勢如遊龍。困曲阜、西方平埜千里、極目無際。時涼風適舐、頗覺爽快。少頃而去、又取西南故道。有一河。広二三十間、数条小流潺々有声。深僅二三寸。橋上居可掬飲。是必泝水。問土人果然。石橋架之。長可二十間、広可一間半。想往昔聖門諸子、浴於此水、屢往來而賞風景。可不感乎。又問尼山、指点東

方一山而教焉。望之山上有廟。山甚不高。蓋如不過五六町。又行距曲阜八里、有一村。為百姓阜。人家十余烟。又十四里有二十戶許。為北宮阜。（5—6）又二十里、有七八十家。為南宮阜。蓋南宮氏北宮氏之故里乎。又二十三里、有三百家許。為小学庄。又二十八里、有千余家。為阜村。此間路低於田概二尺許。亦不平正。然地勢平坦、土性赤埴、甚不肥沃。此節或下麦、或有收稻。民俗頗帶淳朴之風、無如齊人囂々要錢之風。家茅屋多、瓦屋亦不少。称此諸村謂阜。而無岡阜。及過南宮阜、遥望西南、小山亘於東西、隱見烟霞中。又望南方、山上樹木鬱蒼。問之即馬鞍山也。孟母之墓、在其陰云。駟車至山下、行柏樹間。孟子孫墓極多、孟母墓在其央。上多柏樹。高一丈四五尺、周九十步許。前有四石碑。一則文字漫漶。其余係明世建設。正面有碑。題大明■国宣獻夫人墓九字。其上有石卓。広袤八九尺、高四五尺、前有石香炉。比孔子墓甚大。後人体孟子厚親之意、如斯歟。墓地広且大。東北建石門、又築祠宇。然鬱没于柏木中。薄暮不能尽觀。遂穿樹門、攀山而上三丁到山頂。望觀自曲阜至此、凡三四里、悉曠野。東南山脈相連、風景甚壯。此山皆巖石、或起或臥、如劍如戟。巖巖磊磊、不可履行。山下又多石礫。日（5—7）暮漸下山、就一店宿焉。聞孟子廟在此地。閑行而看。路傍有煉瓦門。左右又疊磚瓦。構屋於其上。題孟子故里四字。入門西行一町許、有孟子故宅。南北三十間、東西十間、四周有壁、南方有門。左右起斜壁。入而欲見、門既閉不果。門前有池。抱環西北。過門而西有小流。板橋架之。有碑。題寧沢橋三字。側有大石。

狀如臥像。柏槐繞宅、既淡暗不仔細。即去。孟母生於此地。故孟子裔孫甚多云。此夜村民來觀者多。皆有淳朴之風。然不免為野蠻。可謂遺憾也。客舍無牀、布葦莖於地上而寤。

【朱筆訂正】

二十九日。蚤起整頓旅裝、欲抵公府。過知縣邸、將投名刺去。李曰、不可。蓋厭知縣無情也。驅車向公府。孔慶鏜使、來報曰、我主促公矣。乃訪慶鏜。孔氏宗六十戶。慶鏜其一云。僕人伝命曰、請見一叙。進入門。慶鏜揖余、致一房出茶。遣使公府、使余待其婦。筆談移時。其子亦出（5—4）筆談。慶鏜曰、貴國王云々。余曰、我邦皇統、一姓綿々無變。中國自古易姓者多。是非聖人意。吾國人評、千秋萬歲之後、可君臨中國者、必至聖裔也。今見中國人、不可輒說此。然以理推之、其說必有驗者焉。慶鏜微笑不答。余又告其子曰、自今後、中國為政、互角唐虞以來帝王之裔于上議院、天下有道術不得志者于下議院、合衆協同、可躋斯民於仁壽之域。此出於西洋矣。古所謂詢于鄉士庶民者也。又陳其西洋諸大學不可不講。防耶蘇在明聖學。宜自聖裔發憤。及我邦文化日盛。此國因循姑息、自負中華、迂濶殊甚等說。聞之不逆、屢起敬。指余曰大人。自謙曰晚生。良久出酒、相款設午餐。情意懇切。時有婦女數人自戶隙窺人。中一人可十七八。姿容絕美、眼睛藹々。意是慶鏜二女。或其子之妻也。或疑仲尼之裔。猶有逸居耽色者乎。然見慶鏜衣、袖頗垢弊、不似三品官。其他孔氏諸人、蓋皆貧困、勞于衣食也。問衍聖公錄曰、田三千頃、官夫耕之。其田不止一處。或在他縣內云。午後一點鐘、衍聖公

使人贈詩與書、且副聖經一套、『家語』『禮記』各一部、『杏壇帖林圖』『廟圖』各一張、著草一盒。其詞曰云々、又曰云々。余乃書札辭、投使者一元半、出門送之。乃謝慶鏜父子而去。父子相送、（5—5）到門外。余乘車。余辭而乘、自東門出、沿城壕南進。今日屬開市、鬻諸物者盈市。時余車觸壳鈍器、器倒鈍散。其人怒留車。出錢謝之。行抵城東南隅、東望一町外、小阜連亘田間。或高或低。問之則曰、旧曲阜縣魯公城址也。南稍西行十四五町有村。曰玉河崖。人家二十戶許。過村東稍南進可十町、路左有碑。題曰舞雩壇。東望五六町外、有舞雩壇。下車行視、土高可二丈、方一町。上有二碑。皆題曰舞雩壇。側一碑、題曰聖賢樂趣。皆係明人所建。上見柏樹六本槐樹四本而已。壇上瞻望北稍西乱石崖村、村後山、走西方鳳凰山以南之山。蜿蜒自東向南。勢如遊龍圍曲阜。距曲阜可四五里。西方平野千里、極目無際。村落樹木相望。時涼風適寐、頗覺爽快。雖微暮春、亦想像曾点意思如何而已。少頃去、又西南取故道。有一河。廣可二三十間、數条小流潺潺有聲。深僅二三寸。多沙洲。意是必泝水也。問土人果然矣。有石橋。長可二十間、廣一間半、高不過二三尺。想往昔聖門諸子、浴於此水、屢往來賞風景。不堪感慨。又問尼山、則東方數里外一山。不甚高、山上有廟。又行有一村。為百姓阜。人家十余戶。次有二十余戶。為北宮阜。（5—6）又有七八十家。為南宮阜。蓋南宮氏北宮氏之故里。次有三百家許。為小學庄。有十余家。為阜村。路低於田概二尺。不平正、而地勢平坦、其土赤埴、不甚肥沃。民種麥、或收稻。頗帶淳朴之風。

多茅屋間見瓦屋。諸村概称阜、實無岡阜。及過南宮阜、遙望西南、小山亘於東西、隱見烟霞中。南方在阜山。傍山上樹木鬱蒼。問之則馬鞍山。孟母墓在其陰。駟車至山下、行柏樹間、孟氏墓極多、孟母墓在其中。上生柏樹三十四五本。墓高一丈四五尺、周九十步。前有四石碑。一則文字漫滅。其余係明人所建。正中碑、碑題曰大明■国宣獻夫人墓。有石卓。広七八尺、長一丈、高四五尺。前有石香炉。比孔子墓甚大。墓地甚広。東北建石門、傭宮祠宇。然鬱沒柏木中。且遇日暮、不能尽觀。遂自樹間攀山、而上三三丁登頂。往來望觀、自曲阜至此、凡三四里、皆曠野。東南山脈相連、亦不甚遠、風景絕佳。馬鞍山皆巖石、或起或臥。巖巖磊磊、不可着靴行過。山下亦多石礫。日（5—7）暮下山、就一店宿焉。聞孟子廟在此地。行而觀焉。路傍有煉瓦門。左右疊煉瓦。構屋於其上。題曰孟子故里。入門西行一町許、有孟子故宅。南北三十間、東西十間、四圍壁、南方有門。左右斜起斜壁。欲入門既閉不果。門前有小池。自南向西北廻繞。過門而西有小流。架板橋。有碑。題曰寧沢橋。側有大石。狀如臥像。宅中柏槐諸樹成蔭、既暗不弁仔細。即去。孟子生於此地。故孟子裔孫甚多云。村民來觀者甚多。皆頗淳朴。然亦未免為野蠻之流。可謂遺憾。客舍無牀、布葦筵於地上而寢矣。

一〇月三〇日

【墨筆原文】

三十日。午前五點鐘。起馬夫促早行。黧黑不弁路。待至六

點鐘發。再訪孟子故居。將入其中、以無周旋者終止矣。土人欲觀我異粧者多。則知有敷教之基。然無吊古意。真可嘆也。南東而行、道路凸凹、忽広忽狹、不可通車。土氣赤埴、較前日所見、少覺磽确。時日華將昇。顧眺馬鞍山繞東南、其山脈、或高或低、綿亘于数十里。恰若大鋸攢天也。地勢比曲阜甚狹。已旭日瞳々、斜射四面。輕烟籠樹者、漸々將散。光景如画。西南曠遠、不見一青螺、殆（5—8）成大平凹形。又南有秀峰。巖石峨々、聳拔於半天者。即鄒縣之嶧山。始皇本紀云、建碑于鄒嶧山。亦謂此也。行二里許、有小山。曰崗山。道路最不平正。沙礫布路、大石橫道。或如鳥翻、或如獸怒。歷々不可名狀。又墳墓多位置。正整略定距離而列。過此十町許、右傍有堂閣。曰玉皇堂。西南二十町、達于鄒縣。自阜山称二十八里。此間有小園庄・東富庄・南宮村。皆数十家許。又有孟母庄。即孟母挾隣處。午前十點鐘、入鄒縣東門。過市街出南門。有小流。石橋架之。橋北有門。構三門。上題三遷故地四字。左有二碑。一題子思子作中庸處字。一題孟母斷機處字。過而行五六町、右有孟子廟。老柏參差、槐樹相望。余到此者、為欲見孟子廟也。齋濟南守備孟広文之信、而將見孟子裔五經博士某、投名刺。有人曰、某前夜有事。至朝就眠。因待未時而可來。意食阿片。如臥者。謁孟子廟。其規模雖髣髴于顏子廟、精麗勝於顏廟遠矣。長二十間、高八九間。有石柱。前後各八本、横六本。木柱係朱塗者、前後二道、各十二本也。石柱皆以石鼓承之。廟前柱鐫（5—9）菊花。然無龍柱。孟子像儼然而立。温々顔色中有不可侵狀。樂兔子、在其左而西面。

最覺有好善風。廟前左右有殿。記先賢某氏先儒某氏神位十字。皆孟子之門也。更隔壁設殿。左有孟子父像。右母神位也。母像傍有使立孟子少時影像。頗古物。廟後有夫人神位。廟前柏樹枯朽、神骨僅存。高二丈、周可三尺。石垣廻焉。係孟子手植云。下石磴有井。圍以石欄。側有碑。題天震井三字。康熙十一年、雷鳴震動後、現此井。所謂空氣室氣相激者歟。後人信其言者、可謂愚也。廟前樹木森々。石碑亦多。孟子独如占其地者。移刻而去。又到斷機堂。方凡可二十間。前帶河。河傍有周石欄者。記聖孟子洗硯池七字。堂南面而起。高三間、長六七間。中有宣獻夫人神位。孟子在其右而西面。堂左右築壇。上有亭。白楊柏樹極高、若刺天。風致可賞。其東有子思廟。大如斷機堂。子思南面、孟子西面。廟側有槐柏數樹。亦美觀也。此國風不敝人常入焉。有入者要錢。無往處而不同。可厭也。去而午飯。一點鐘。又訪博士、未時未來、故不許接(5—10)云。因明年可又候。乃發。聞博士為所衆疏。非可與談者也。又問孟子墓。在東南二十五里外石山頭云。又問濬台滅明墓。無知者。遂指西北而進。一里半許、有一百四五十家。為廟護宝庄。又一里半許、有一千八百家。為店上庄。土地最殷賑。又二十町許、有七八十家。為双橋。有石橋。又二十町許、有八十家。為二十里館。至此道路愈坦、土性愈膏腴。又二十町許、有數十家。為大師屯。又十町許、有二十三家。為小沢村。又二十町、有數十家。為五里宝。從是又二十町、出府城東南。有一河。広一丁許。流水僅少。即泗水也。此水隨而長、隨而消。至濟寧東南。去此五里、入運河。石橋

架之。長二十余丈、広高可二丈。有石欄。兩端有石造獅各二箇。相對居焉。甚宏壯。橋傍有人家數十戶。會日暮不能詳覽也。乘夜入城中。訪知府。呈予山書。將告明日赴濟寧。時使李葆和先導。待而移時。蓋以事出倉卒、大為狼狽、費時云。余問濟南・泰安・曲阜・兗州・濟寧之戶口。曰、濟南・泰安不管不能知焉。曲阜即三十余万户。余又詰問、此県数乎。曲阜(5—11)城中、恐有此数。曰、約言県内惣数也。而不曰兗州・濟寧。此夜使李探地事。城壁方二十里、人家一万户云。

#### 【朱筆訂正】

三十日。午前五點鐘。呼起馬夫。暗黒不弁路。待至六點鐘。再訪孟子故居。將入其中。出觀者頗衆、無人周旋者終止。土人欲觀我異粧。則知其可教。然無共吊古之意者。可嘆也。南稍東行、道路凸凹、忽広忽狹、或偏低或沙漠、往々不可通車。土氣赤垣、而較前所見、少覺礪确。時日輪自東山出。顧眺馬鞍、以東南山脈廻繞、高下起伏、綿亘十數里。地勢比曲阜甚狹。旭日曠々、斜射四方。輕烟籠樹者、漸々將散。景色如画。西南曠遠、不見一山(5—8)、成太平円。南有一峰秀出。巖石峨々、聳拔半天。即鄒嶧山。『史記』<sup>10</sup>始皇本紀、建碑于鄒嶧山者是也。行二里許、有小山。曰崗山。道路最傾仄、沙滿地。山上大石、或如鳥翻、或如獸怒。往々地勢突起。井然如正定距離、橫列墳墓者。過此右傍十町外、有堂閣。曰玉皇堂。南稍西二十町、達鄒県。自阜山称二十八里。此間数村、皆数十家許。中有孟母庄。即孟母挾隣處。午前十點鐘、入鄒県東門。過市街出南門。有小流。架石橋。橋北有門。用木構



三門。上題曰三遷故地。左有二碑。一題曰子思子作中庸處。一題曰孟母斷機處。過而行五六町、右有孟子廟。老柏參差、与槐樹間雜。余欲見孟子裔五經博士某、齋濟南守備孟広文信、因訪某出其書、且投名刺。僕人出伝命曰、昨夜有故不寢。今方就眠。請待未時又来。其实食阿片臥云。乃去。自孟子伝至此七十一代云。謁孟子廟。規模髣髴顏子、精麗勝顏廟遠甚。石柱二十二本、皆以石鼓承之。廟前柱鐫（5—9）菊花。無龍柱。孟子像儼然立於廟中。樂兔子在左西面。廟前左右有殿。中安神仙數十。題曰先賢某氏先儒某氏神位。皆孟子門人也。隔壁一殿祭孟子父。右則孟母。傍立孟子少時影像。廟後有夫人神位。廟前一柏樹枯朽存。骨高二丈、周三尺。石垣廻焉。係孟子手植云。下石磴其下有井。囿以石欄。側有碑。題曰天震井。相伝、康熙十一年、雷鳴震動後、現此井。蓋空氣室氣相激致。然不足怪也。多樹木槐樹。囿可三抱楸樹・白菓樹。森々成林、石碑亦甚多。移刻而去。到斷機堂。方可二十間。前帶河。河傍周石欄。記聖孟子洗硯池七字。堂南面。高三間、長六七間。中有宣猷夫人神位。孟子在其右西面。堂左壇上有亭。白楊四本。高若刺天。柏槐數株。風致可賞。其東一町、有子思廟。大如斷機堂。子思南面、孟子西面。廟側有槐柏數株。亦美觀也。唯此國風、不赦人入廟。有入者要錢。無処不然。可厭。已去而午飯。一点鐘。又訪博士、又不得見。蓋鴉片未醒也。因謝曰（5—10）、明年再候。乃發。聞此人為衆所惡。不足与談也。問孟子墓。則在東南二十五里外石山頭。澹台滅明墓無人知者。遂發指西北而行。一里半許、有一

百四五十家。為廟護宝庄。又一里半許、有一千八百家。為店上庄。土地殷賑。又二十町許、有七八十家。為双橋。又二十町許、有八十家。為二十里館。道路寬坦、土性肥腴。又二十町許、有數十家。為大師屯。又十町許、有二十三家。為小沢村。又二三十町、有數十家。為五里宝。又二三十町、出兗州府城東南。有一河。広一丁許。水広不過二三十間。即泗水也。此水隨長隨消。無常流至濟寧東南、去濟寧五里入運河云。有石橋。長二十余丈、広可一丈半。高二丈。左右設石欄。列石獅子各二。甚宏壯。橋傍人家數十戸。会日暮不能細視。乘夜入城中。訪知府。呈予山書。時使李葆和先導。待移時。蓋以事出倉卒故、而狼狽費時云。余問濟南・泰安・曲阜・兗州・濟寧等戸口。曰、濟南・泰安非我所轄故不能知。曲阜三十余万戸。余又問、此県内総数乎（5—11）。曰、然。而不答兗州・濟寧失。蓋兗州府城壁方二十里、人家一万云。自鄒県至此、称五十里。

十一月一日

【墨筆原文】

十一月初一日。陰而不雨。前夜知県林某使來報曰、明日之行可斷。已刻知府知県來候。故早發至知県。謝其厚意、欲不見而去。知県強請見。即接。知県曰、請緩一日可備便饌。余曰、不可踟躕也。昨日發鄒県、要見知県護照。請兗州知府、而可報焉。故直來且告曰、自此以南、不報知府知県、而可通。遂辭去。此地有昌平城故蹟、又濟寧有女媧陵。欲見之問県令、

以不知對焉。因使李葆和探問。土人皆曰不知。訊彼問是、漸知在魯公城址北半里許。行見悉皆成田、東北僅有壁址耳。其景況甚寂寥。又欲見繁盛市街、廻車南進過街、無足為奇者。

比之曲阜鄒縣、皆同一形勢也。街中往來雜邏、泥濘滑澆。其污穢非所曲阜之及。就一店買蒙山苦茶。其葉頗廣、苦味最甚。出南門而察其壁高厚、不異濟南府也。蓋山東省中、次濟南者登州、其次兗州、其次（5—12）青州、登州重鎮創成近世。

實為兗州第一。南行十五六町許、有五六十家。為武芸村。又行三十余町、有二三十家。為報家林。其稍南有四百余家。為八里舖。又西南二十町許、有三四十家。為道營。又行一里半許、有百余家。為三十里舖。又十五六町、有四五十家。為栓園。又二十四五町、有二十余家。為孫子店。又二十町許、一村垂于左右。各有二三十家。為南北家窪。從是西南五十町許、無人家。甚廣曠、土性黑色、車轍、充塞於道路。又三十町許、有數家村。村南見小流。石橋架之。遂不得知其名。又三十町、達濟寧。投一店。忽置榻、列高糧幹設坐。此處距兗州府六十里、土地平坦。東望鄒魯山脈、蜿蜒起伏、西南亦小山點綴、其間樹木、相望甚豁然。土性肥良、耕耘至盡。道路狹不一。若遇大雨、有泥濘之憂。濟寧城周圍二十里、其圍有二道。一四十里、一三十里、人家三万余烟、大商客多寓于此地云。東有會通河・南地・洪字湖・南陽湖。而相接連。在此見焉、一望無辺。一回費二日舟行。來路屢望水光明滅者、又是也。此水淺者、一眼穿（5—13）底、深者不見其底。問從是至歸德府幾里。曰、自本大路走三百八十里、然本大路、皆大清河

與黃河水氾濫、道皆不能行。大車非便路。又問兵數、獨除兗州府、合此間數縣、兵卒可三万云。

### 【朱筆訂正】

十一月初一日。天陰不雨。前夜知縣林某使來報曰、明日斷不得行。已刻知府知縣皆可來候。因早發訪知縣。謝其厚意、欲不見而去。知縣強止。因進面晤。知縣曰、請緩一日可供便饌。余陳其不可踟躕之意。昨發鄒縣、知縣要見護照。余曰、請兗州知府報告。乃直來。故告其由。且告曰、自此以南、不必報知府知縣。遂辭去。聞此地有昌平城趾、濟寧有女媧陵。欲見問縣令、答曰、僕新來故不知道。因使李葆和探問。皆不知也。知在魯公城址。在北方半里許。往而見焉。皆墾為田、東北二處僅有壁存。甚寂寥。廻車南進過街、無復美店驚人。人徒往來雜邏、泥濘污穢。就一店買蒙山苦茶。茶葉頗廣甚。其實在根、穿土而生云。自南門出。其壁高厚、不異濟南府。蓋山東省諸城、次濟南者登州、次兗州、次（5—12）青州、而登州為重鎮、創始于近世云。南行十五六町、有五六十家。為武芸村。又三十余町、有二十三家。為報家林。稍南有四百余家。為八里舖。又南稍西二十町許、有三四十家。為道營。又一里半許、有百余家。為三十里舖。又十五六町、有四五十家。為栓園。又二十四五町、有二十余家。為孫子店。又二十町許、一村在路左右。左右各有二三十家。為南北家窪。從此西南可方五十町無人家。甚廣曠土黑、車轍充塞道路。又三十町許、有數家村。村南見小流。架石橋。又可三十町。達濟寧。投一店。投美店不得。數板為牀。列高糧幹于其上為坐。自兗

州府至此、称六十里。土地広坦。東望鄒魯山脈、蜿蜒起伏、西南遙々、小山点綴、其間樹木・村落相望。甚広豁。土性肥良、耕耘甚力。道路広狭不一、遇大雨恐有泥濘憂。濟寧城周圍二十里、有二道圍子。一四十里、一三十里、人家三万余、豪商多住焉。東有会通河・南池・洪字湖・南陽湖等。相接連。在此遠望、一望無辺。舟行周圍、二日程云。今日路上、屢望水光明滅矣。水浅者（5—13）可底、深者無底云。問、從是至歸德府幾里。曰、自本大路走三百八十里、而本大路、大清河与黄河氾濫、故大車不能行。問此際兵数、除兗州府外、合数県凡三万云。是夜知州使至曰、欲面晤否。余曰、行邑勿々不請謁見。

一月二日

【墨筆原文】

二日。快霽。昨夜、知州之使來問曰、欲面晤乎否。余曰、行李勿々、不冀謁見。請為我作善辭。早旦使李葆和問女媧之陵。曰、在東南三十九里外。為不能觀。從東門入城中。聞在李白酒樓於南壁上。即攀壁行五六町、更無奇觀。終半途而止矣。壁土四顧、城中甚広、人家壯麗。其形勢可觀也。又下壁驅馬至街。其繁華非兗州之比。忽見、數十人跨馬、携鎗提弓銃來。銃長可二尺半。其跡灣曲、以丹塗之。曩兗州所見者、長一尺七八寸而黃塗。今所目擊者、真為異物。皆雖係古物、丹塗者古中之古也。又行過知州前。使李葆和投名刺。以為昨夕札。知州欲見李而移時。余怒喚李曰、李姓係与生同行。生

行路勿々、不能久待。即拉他而去。幸勿為罪、不顧差役來留而發。蓋知州欲見余。虛飾不忍費時也。又出西門望運河（5—14）。最近涉二木橋。西南而行十町許。人家続々相望。僅背人家、右運河而進。河広七八間。其堤高於道可三尺。又行一里、人家有二百許。連東岸者、為五里營。自濟寧称五里、故有此名。又里許有五十家。為十里舖。十里之說如前。隔河北望有湖。周一里許。是為西湖。又一里半許。有二千家。為安莒鎮。午牌飯於此。係鯉魚饗。味美異于他郷。從此不見運河。蓋路轉河流西北故也。又行十余町、有数家。不知其名。嘗有岐路。分南北。皆嘉祥路也。北路過河而走、南路不過河。因取南路。指西北行三十町許。有二百五十家。為新泰和。有小流。架石橋。是趙王河也。又西北而行七八町、有二十家許。為盛家庄。又三十町、有三十余家。為周村舖。家傍多見有李。又十四五町、有数家。更行十町許、有楸庄村。又四五町、有水晶庄村。此辺北方負山、村落相接、以連嘉祥、出濟寧。而西望、小山靡迤。自南東横南西。凡可三四里。其北又有小山。自西南連東北。凡二三里。至此地勢一変、而奮見丘山重疊耳。又行四五丁、達嘉祥。從濟寧称四十五里。城壁周圍八里。人家二千五百許。壁抱聳山（5—15）上。入東門進二三丁。右有曾子廟。即曾子之住跡也。南北一丁、東西三十間強、石壁四周。有門。廟長七八間、高称之。中置曾子像。子思西面、孟子東面。左右有殿。祭曾子孫。後有夫人神位。修葺不至、所古鎔多。廟前老柏樹有数株。碑石不多。蓋為僻地故乎。問曾子墓。曰、在南武山下。距此八里。遂登廟後山。即嘉祥山

也。高可二三丁。巖石參差、柏樹點綴如粧。上有元帝祠。傍置石仏數軀。甚不快。步庭四顧無人、極為幽邃。有母羊。抱兒而臥。見余異粧、捨兒驚去。戲捕其兒。母羊大叫、至余前。狼狽愁傷、或去或來、或立門前石頭、而有喚其主狀。不忍見聞也。出門四望、南有南武山。即武城旧山也。其山勢從東南來、至西南而極。山脈出沒如列屏。遙眺有陵山。為澹台山。即澹台滅明故居、在其下。又城南有一河明滅於草間者。曰澹台河。北有二山。東北又山脈伏起、遠望天末一峯。柏樹疎列、上有玉皇廟。時快霽、見山勢橫亘於烟霞中。眺小阜逶迤於杳靄外。東北西三方、遠極万里觀。實秀麗可玩。我邦未曾見此景也。良久而去。脫履攀巖。下家人（5—16）爭出、欲觀余者甚多。或有沿山來者。或有縋岩登者。恰如逐鹿空山狀。亟覓一店而宿。送余官隸來要錢不止。前日來屢有此要錢之事。或給或不給。多以義責之。然彼意有所不充。故遁辭曰、囊中無錢之書生也。彼拜謝而去。余、今日食侘柿子六箇。將償彼亦有不懌心而不受。因投書知州、使償之。其文曰（略之）。

【朱筆訂正】

二日。快霽。早旦使李葆和抵知州問女媧陵所在。曰、在東南三十九里外。曰、不見。從東門入城、望李白酒樓於南壁上。攀壁行五六町、無復奇觀。半途而止。壁土四顧、城中甚広、人家壯麗。驅馬至街。繁華非兗州比。忽見、數十人跨馬、携鎗提弓銃。銃長可二尺半。其跼灣曲、以丹塗之。行過知州前。使李葆和投名刺、答禮。知州欲見李移時。余怒喚李曰、李姓係與生同行。生行色匆匆、不能久候。即拉他去。幸勿為罪、

差役來留、不顧而發。蓋知州欲見余。虛飾移故也。自西門出。運河（5—14）傍渡二木橋。西南十町許。人家陸續相屬。僅離人家、右望運河而行。河広七八間。兩岸堤、高於路可三尺。里許、有人家二百許。連亘東岸。為五里營。自濟寧稱五里故有此名。又里許、有五十家。為十里舖。隔河北望湖。周可一里許。是為西湖。又可一里半。有二千余家。為安莒鎮。命午餐食鯉魚饗。味美異他鄉。從此不見運河。蓋河向西北而轉也。見大車駕牛馬四五頭而至。用葦苞盛塩。滿載上塗泥。問之則恐塩漏故、掘路泥塗之云。穢可想也。又行十余町、有數家。不知其名。有岐路。分南北。皆嘉祥往來所由。北路過河、南路不過河。因取南路。向西稍北、而行可三十町。有二百五十家。為新泰和。有小流。架石橋。為趙王河。又西北行七八町、有二十家許。為盛家庄。又可三十町。有三十余家。為周村舖。家傍多李。又可三十町。過三小村。北方負山、村落相接。以連嘉祥、出濟寧。西南望五六里外、小山自南東橫亘南西。凡可三四里。其北又有小山。自西南連東北。凡可二三里。至此形勢一變。雷見丘山重疊耳。又行四五丁、達嘉祥。自濟寧至此、稱四十五里。城壁周圍八里。人家可二千五百。城壁包山高連山（5—15）上。入東門行二三丁。右有曾子廟。即曾子所住处。南北約一丁、東西可三十間。四周石壁。前門中門皆面南。廟長七八間、高稱之。中安曾子像。子思西面、孟子東面。其前左右有殿。祭曾子孫。後有夫人神位。屋瓦頗荒蕪。廟前老柏十數株。碑石不多。問曾子墓。曰、在南武山下。距此八里。遂登廟後山。即嘉祥山。高可二三丁。巖石參差、柏

樹点綴。上有元帝祠。傍置石仏數軀。甚可畏怖。行庭四顧、無人極。有山羊。抱兒而臥。見余異粧、捨兒驚去。戲捕其兒。母羊大叫、至余前。狼狽愁傷、或去或來、或立石頭、喚其主狀。甚悲悽也。乃放去。出門四望、南方南武山。即武城旧山。從東南走西南而尽。山脈重疊、而其尾有如丘陵者。是為澹台山。澹台滅明故居、在其下云。城西南有一河明滅。名澹台河。北西及西北二方有二山。東亦有山脈伏起。遠望其尾一峯。柏樹扶疎、上有玉皇廟云。又東南杳靄中、望一小横亘。時快霽、東北西三面、山外郊野、歷々入目。而其遠者、朦々在烟霞中。我邦所未曾見。良久而去。脱履攀巖。而下各家人（5—16）争出觀。或有攀岩來迎者。逐鹿者亟。遂就一店宿。送余官隸來、要錢不止。前日來屢有此要錢事。或給或不給。每々以義責之。然終不滿其意也。因遜辭告、囊中無錢。彼亦拜謝而去。然余今日食侘柿子六箇。欲償之、不受而去。意殊快々。因投書知州、使償之。其文曰云々。

一月三日

【墨筆原文】

三日。詰朝。請駱子發嘉祥。嘗洛南雇車給元宝銀二十一兩。然敝車・羸馬、馬夫亦有瘡、不能快行。故所別雇者也。馬夫瘡甚、而不能從。終使駱子主人代往。從西門發。左望澹台山。西北而行里許、又抵山下。有三三村。相望於山下者。其地與澹台山同、向東南。景物可愛也。其東北隅有村。為曹家村。過村沿山、盤廻而行十町許、有三四十家。為黃家岡。又數十

町、有一百家許。為屯樹集。此間道路、広可一丈。往々有泥潭。長樹集有高阜。其上置廟。頗為占勝槩者。問之土人、曰、人祖之廟。又其東南有山端築寨。將避賊係人民所築云。又行一里許。有五六十家。不聞其名。枯樹繞（5—17）村、風景極荒涼。又里許、有七八十家。曰何家坊允。又可十町。有十余家。不知其名。更行二十町。有百余家。為趙樓。卓午、飯於趙樓。此地從嘉祥稱三十里。又行二十町許、有一村。二十家許。遂忘其名。一里強、曰姜野合。人家三十余戸。指西至鉅野。凡一里半、從趙樓稱二十五里。今旦李葆和之説曰、鉅野近傍、有水不可通。直可向城武。而俄然至此。因難其故。曰、有可向鉅野説。或有不好説。弟不如走於何處。此間泥潭凝固、村路又泥深。可知雨中行路難也。土性黃埴、覺其膏沃。然耕耘跡罕。小柳叢生、或見播麥於田。与柳共生。問之李。曰、此処周八百里、黃河氾濫十余年、稼禾不收。人民餓死者多矣。亦是久出賊盜之地中。国僧王爺、即死于此地。今年春天、丁大人領皇、上銀六百万兩、修理黃河。工完後、至秋禾少能得収。鉅野県、則城壁周圍七里余、人家亦一千四五百戸、城壁破壞、人家荒陋、無足觀者。不問而知其為貧県也。聞、此地有穫麟台・金卿山・清涼洞。問土人。曰、穫麟台者、在東南十五里。又金卿山・清涼洞者、在東南五十里。暫休步而出南門。西南而行（5—18）三十町許、有二三十家。曰小田家。又二十町許、有數十家。為辛集。又三十丁、有十余家。為金庄。又一里半強、有一千家許。為戴邑。此夜宿於戴邑。此辺民家婦人、連立曳杖行步、或懸赤木綿於杖頭、或懸青白

木綿、或書折自福文為旗、或担筐簾、携香紙、陸續相接。而皆老嫗。其中僅有童男兩人而已。問之、明日當鉅野城隍神之大會、故從城武來。以為燒香紙者。年々如斯云。

### 【朱筆訂正】

三日。詰朝。請駱子發嘉祥。蓋濟南雇車、給元宝銀二十一兩。而敝車・羸馬、不堪行遠。馬夫有手瘡、不能快行。故別雇。使駱子主人代往。從西門發。西稍南行。左望澹台山。又西稍北、行里許、又抵一山下。有三三村。相望其地面東南、風景可愛。東北隅一村、名曹家村。過此繞山、而行可十町。有三四十家。名黃家岡。又數十町、可一百家。為屯樹集。此間路、多泥濘。長樹集東負高阜。其上一廟。頗占勝槩。問之則人祖廟云。其東南山外一寨。人民築之、避賊云。行一里許。有五六十家。林辺半枯、(5—17)村風景荒涼。又里許、有七八十家。曰何家坊允。又可十町。有十余家一村。更行可二十町。有百余家。為趙樓。午飯於此。食牛肉。距從嘉祥、稱三十里。又行五六十町許、過二小村。西行至鉅野。可一里半。從趙樓至鉅野、稱二十五里。此間泥濘凝固、村落間往々又泥深、及七八尺。雨中行難、可想也。土性黃埴、似甚膏沃。而耕耘甚罕。小柳叢生、或見田生麥。與柳共生。問之李。曰、此處周八百里、黃河氾濫十余年、稼禾不收。人民餓死甚多。往々出賊盜中。國僧王爺、死于此地。今年春、丁大人領皇、上銀六百萬兩、修理黃河。工完後、至秋禾。少能得收。鉅野縣城壁、周圍七里余、人家亦一千四百戶、城壁破壞、人家荒陋、無足觀者。其貧可知也。聞問穫麟台及金卿山・清涼洞

所在。則曰、穫麟台在東南十五里。金卿山・清涼洞並在東南五十里。稍休從南門出。西稍南行可(5—18)三里半。過四小村。有一千家。為戴邑。會日暮宿焉。鉅野以來遠見、民家婦人、陸續至。曳杖行步、或杖頭懸赤木綿。可方一尺。或用青白木綿。書折自福文為旗、或杖担筐簾。携香紙。概皆老嫗、不見男子。問之、則明日當鉅野城隍神大會、故從城武來、燒香紙也。

十一月四日

### 【墨筆原文】

四日。味爽。南西而行三十町許。過一村。有人家四五十戶。不知其名。又行二十町。有王家庄村。過而南北六七十町強、平野廣漠、無人家。東西亦同觀。土地瘠薄、不耕處多矣。或土色如白彩。生草甚少。蓋洪水所致乎。此間處々見陰柳。其葉如松葉小。高五六尺。不扞地而生。為筐為簍、以作日用器云。此日送余者、與馬夫閑談而行。李葆和聞之、忽把筆書示余曰、官人說、他護送解銀糧官在此地、被賊盜爭奪去。因知草賊出沒於此地。過此有數十家。為畢家花園。養花樹鬱他處云。去而後聞其事。大遺憾焉。又行十(5—19)町許。有千余家。為張鳳集。有土壁繞四方。蓋山東諸處之風。二三百家衆落、必有土壁。皆人民勦力欲防寇。為經營者。此地頗賸賑■曉、連立市中、歡粥者多。此國風、食一日以二次為度。行旅將發。待食者雖同一、以有不堪于二食。蚤旦村落、無不見鬻粥者・鬻蒸餅者。吃之者、或立或踞、衆人相對囂々而食。

其狀不忍見也。又行四五十町、有數十家。為孟家塘。又三四十町許、有數十家。為辛庄。又四十町、有數十家。為李家橋。更行二十町強、有百余家。為閨家樓。過此村落相接。又三三十町、路右有百余家之村。左亦有百家許之村矣。不得知其名。又十町許、至南路集。此辺白壤之土、而沙漠飛揚、撲鼻目。煩苦甚。南路集自戴邑稱五十三里。人家千余。炯鬻諸物者頗多。人家比鉅野最美也。鉅野極貧。今天所經村々、人家甚矮陋、不異遼東。土屋半壞者多矣。午時飯於此。行三四十町、三五村落、連于左右。當其道者、不上數家。為陳庄。又行十四五町。左右有村。不知其名。更行三十町許。有五百家。為郭家樓。有樓。遠望之。因以名。不（5—20）入村。右轉而行。有土人汲井者。馬夫請飲之。李葆和又飲。後使飲馬。余欲飲之、然以置路上桶、見直投水中不能飲。余把筆向李曰、使置路上器投水中。而飲其水、同食糞土。中國之風、皆然乎。且与牛馬同飲器者何乎。李曰、然。山中之人民、山中水短少之處、嘗出山外、一百里打水去。辛苦甚。至夏日、雨落在地中者、或落在盆中者、人民即飲之。不潔清更甚矣。余又難曰、以淨器儲之、莫清於雨水。李曰、此水也。即指路傍潦水而示焉。行三四十町、有數十家。曰林家庄。此辺多見白項烏。自過濟南府、屢見之。及至此益多、三之一則如白項。又有如鴿者。其毛白黑、雜遊群鴉。不知其名。又行五六町、出城武西。左轉指東、行五六町、又西而從東門入城中、出西門。日既沒。遂宿。即自南路集稱四十五里。城壁周圍十二里、人家有千余戶。余嘗於曲阜問至河南順路。曰、從濟寧經金鄉、而抵城武。

今次之路、疑誤而出迂路。難李葆和。李曰、有水不能行。大車必得走便路、如走便路更遠矣。蓋濟南府以來、逆旅荒陋、不北方之比。請曲阜知縣、雖使挾（5—21）焉、無廁之設。漫脫糞於豚柵中、忽豚來而爭其糞。恐祭孔子以此豚。非為性哉。食羹不歡。却濯肉羹中。以為食之。及到此地、其陋最甚矣。四壁崩而不能遮風。障戶壞而不可鎖。点燭無卓、盛油糟於土器。投捻紙以取光。如碗嘗不洗。故命而使洗之。以帶或手帛拭之。亦如食卓、自始作來不拭。污垢堆積、有高下勢。其污穢不可言。且臥無席、布葦筵或高粮幹於土上而臥焉。此夜土人來觀者甚多。鎖戶忽開之。不能去。故以水澆之。漸散頃、時又来集、妨記行程。不可如何。衆人皆笑來中、有一人不平之顔色。非素心也。

#### 【朱筆訂正】

四日。味爽。南西行可五十町許。過二小村。見方可六七十。平野広漠、土地瘠薄、往々不耕。間有土如白粉。生草甚少。蓋洪水所致。田種陰柳。葉如松葉而細。高可五六尺。叢生不挾地而生。作筐筥及日用諸器云。有吏役送余者、与馬夫相話而行。李葆和聞之、把筆示余曰、官人說、嘗護送解銀粮在此地、被賊奪去。蓋知草賊出沒此地也。過此有數十家。為畢家花園。養花樹鬻之他處云。過去覺之。以為遺憾。又行十（5—19）町。有千余家。為張鳳集。四周土壁。蓋此際每二三百家聚落、必設土壁、皆欲防寇云。此地頗殷賑、■曉立市獸粥者甚衆。国風俗一日二食。行旅早發、無待食者。村落皆有鬻粥及蒸餅者。或立而食、或踞而喫。衆人囂々列盆碗于路上。陋

甚。又行可五六里。過七八村。至南路集。人家可千余家。其土白壤飛揚、撲人鼻目。往來苦甚。南路集可千余。鉅野固稱貧瘠。今日所經村、家皆矮陋、不異遼東。土屋半壞。午時飯於此。更行可二里。夾路村落。人家不甚多。更行三十町許。有五百家。為郭家樓。有樓遠望。故名。不（5—20）入村、右轉而行。有土人汲井者。馬夫請而飲之。李葆和亦飲。後飲馬。余口渴、見其置瓶于路上直投水中、不忍飲。余謂李曰、置器路上、直投水中、掬水飲之、與食糞土何異。中國之風、皆然乎。且與牛馬同飲器者何也。李曰、山中之民。少水之處、嘗出山外、一百里打水去。辛苦殊甚。夏日雨落、在地中及盆中者、民爭飲之。不潔更甚。余曰、以淨器儲之、莫清於雨水。李指路傍潦水曰、山民所飲者即是。四五十町、有數十家。曰林家莊。見白項鳥甚多。此鳥自過濟南府至此益多、鴉群三之一則皆白項矣。又有一鳥。如鴿。其毛白黑、與鴉雜處。不知其名。出城武西。左轉東行、又西入東門入城中、出西門。日既沒。遂宿。自南路集稱四十五里。城壁周圍十二里、人家千余戶。前在曲阜、問河南大路。曰、從濟寧經金鄉、抵城武。疑今誤出迂路。難李葆和。李曰、有水不能行。大車必走便路。濟南府以來、逆旅荒陋、尤甚前。請曲阜知縣、使挾（5—21）美店、店無周廁之設。脫糞豚柵中、豚來爭糞、碎々然。恐祭夫子、亦或用此豚也。食羹不歡汁。用汁洗肉醢中。而食之。到此、其陋最甚。四壁崩頽、不能遮風。障戶毀壞、不鎖。點燭無草、投紙捻於土器油滓堆積之中、以取光明。其盃碗、未嘗經洗濯。命使洗之。則以帶或手帛拭之。如食卓、自始作來

不經拭拭。污垢積累。勢成凸凹。污穢不可名狀。臥無席、布葦筵或高糧幹於土上而已。此夜土人來觀者甚多。命鎖戶益來不去。以水澆之。漸散。既而又來集。欲作日記、不可如何。然衆人皆笑而來。而余獨有不平之顏色者。豈本意哉。

### 十一月五日

#### 【墨筆原文】

五日、早起將沃盥、無湯水美。蓋前日客舍雖無湯水新者、以前夜余湯、嗽口洗面、至此舍。無盛水器、盛碗湯水而出。其陋甚矣。六點鐘、不洗面而發、指西稍南、行二十町許、有二十三家。為史家庄。七點鐘、過韓家庄。有人家五十許。八點鐘、過郭家樓。又有二十三家。九點鐘、至安龍集休焉。自城武稱四十里。人家千有余戶。此地平坦四面不見山如前。曰、道路廣丈余、無泥途。（5—22）唯見如撒白粉地多。又見羊食麥、問之李葆和。雪前不禁、雪後禁之矣。城武近地、多植李桃・葡萄。疇時休於南路集、見一架葡萄棚。十一點鐘、發安龍集。十二點鐘、過數十家之村。曰晋庄。其右為丁庄。後二點鐘、抵商家莊。過而又有一村。人家二三十許。三點鐘、抵曹縣。自安龍集稱四十里。地勢如初。村落相望左右者頗多。曹縣城壁、周十一里、人家之數不詳。想七八千許。甚繁盛。聞此地有華仲城・洛陽城・漆園等故蹟。問土人。曰、不知。又聞在仲弓墓縣治之北十余里成湯陵西南十八里。過街將赴成湯陵、而不西南。即在東南。轉而出西門。過徑路、驅馬而行。時日垂西。又三十町許。有土塘橫東西者。過此行三四町。有



小村二三。借問、湯王廟在何處。曰、東南十里。日既沒、道路頗遠。四顧曠々平野。樹木不多。遙見村燈甚少。又聞人聲。怡行四五十町、有村。多柿樹、人家二三十許。乘月光僅窺矮屋背而已。又問、從是至湯陵幾里。曰、三里。更行可十七八町。漸達土山集。即陵在處。人家二百八十餘戶。四面土塘。自曹県称十八里。然意甚遠。因使李葆和問其故。此處（5—23）里程、非如南京到北京。濟南到河南之大路。大路皆已丈量過。小路未丈量過。土人約幾里即說幾里。嘗有土人說三十六里。一經丈量、即有七八十里。而此路、亦有說十八里者、有說二十一里者、有說三十餘里者。此夜就一舍宿焉。設坐于土上而臥。障戸不鎖、寒風侵肌。終夜不能交睫。

# 【朱筆訂正】

五日。早起。欲沃盥無湯水。前日客舍亦無湯水。尚有前夜余湯。洗面至此舍。則無盛水器、用碗盛湯水。陋尤甚。六點鐘、不洗面而發。西稍南三時間過三小村。至安龍集。自城武称四十里。人家千有餘戶。平坦不見山。（5—22）往々做撒白粉狀。見羊食麥。蓋雪前不禁、雪後禁之云。城武近傍皆植李桃・葡萄。昨在南路集、見一処架葡萄棚。十一点鐘、發安龍集。自此至曹県、約過數村。三點鐘、抵曹県。自安龍集称四十里。地勢如初。村落相望頗多。曹県城壁、周十一里、人家可七八千。問莘仲城・漆園等故蹟。無人知者。問仲弓墓。曰、在県治北十余里。成湯陵在東南十八里。將赴成湯陵。過徑路、驅馬而行。可三四十町。有土塘橫東西。其外小村二三相望。会日沒。四顧曠々平野。樹木不多。遙認村燈。聞人語

則喜。四五十町有村。多柿樹、人家二三十。月色蒼茫、僅窺屋背。從此十七八町。達土山集。即湯陵所在。人家二百八十餘戶。四周土塘。自曹県称十八里。而遠甚。使李葆和問其故。則曰、（5—23）南京到北京、濟南到河南、皆係大路。皆已丈量過。小路未丈量過。土人約幾里、即說幾里。嘗有土人、說三十六里。一經丈量、即有七八十里矣。此路亦有說十八里者、有說二十一里者、有說三十餘里者。就一舍宿焉。台設坐而臥。障戸不鎖、寒風侵肌。終夜不能交睫。

一一月六日

# 【墨筆原文】

六日。蚤發過西門街、詣成湯陵。陵沿壁、在其中。南面而立。東西広四五十間、南北長六七十間、南北二面係煉瓦造而赤塗。東西二面則壞頽。陵後以土塗壁。南面則中左右有三門入左門。有老柏七八株。甚不高大。又有中門。以壁與前庭分界。中門之左、別築一字。有人。在其中。蓋守陵者。從中門入至廟。廟前有石碑六箇。列于左右。想康熙・乾隆之建設。嘗視諸処陵墓、無不有二帝之親筆。記修廢典、而頌其德。在其國初、鳩集人心。可見用意之密也。廟高可四間。広可六間。長七八間、前廊建柱二道。廟正中有成湯像而南面。前列大甲幼時像。傍有小童二人像。意外丙・仲壬乎。又列二人像。為臣下像。廟後又有廟。下厠可七十步。高可一丈。脆草茫々。低徊良久而去。又到（5—24）廟前。壁左右有題四律者。（略之）又左壁有書。仲虺墓・陽陵、屹然相望。問仲虺墓。

李葆和曰、在陽陵傍。既為平地不存跡。不所信也。移時而歸。駕車。又從陵前出西門、指西而行。余嘗赴曹州。欲拜堯墓。

然曹州在曹鼎之西、而至河南。迂路一百余里。故西而赴考城也。此辺沙漠多、車轍入地者、凡四五寸。行二十町許、有荒

原。南望有沿長堤村落。朝暾映薨。極精麗。是為韓庄。人家

千余戶。時七點鐘也。過一小村。出長堤間。老椿五六株、列

路傍。葉既落。景光蕭條、画如不及。堤上望東南、有一沢。

東西五六町、南北二三丁、其南又有長堤。踰堤西南、而行十

町許、過一村。從西門入、而出西南門。此村人家二百許云。

村中荒涼、破家帖地。形勢凸凹、不毛処多。想往昔人民住者

多而繁盛焉。後世漸々如散者。是為王家塚。此村南方有長堤。

堤下成衆落。堤高凡可二丈。過堤又有二三小村。顧望高平之

地、甚広極目無際。村落樹木、点綴如粧。其外則淡烟數刷、

暗不弁物。十一点鐘、至竹茅店而休焉。自土山集称四十五里。

此地属山東、此辺土性、黄埴（5—25）凝塊甚。麦畝亦土塊

累々。知非膏沃地。午後一点鐘、發竹茅店、過三四之小村。

三点鐘、達考城。此地属河南。雖有鼎治、僅周土壁、非可称

城者。人家三百四五十戸、中国之鼎治、如斯者稀。考城西又

沙漠。不可耕。四店鐘、又出長町傍。南望五六町外、有長堤

綿亘。自朝屢見堤。因問其故。曰、黄河之堤也。河南北各有

三道之堤。五店鐘、過丁字寨。沿堤住者、有二十家許。又自

堤左轉、而行里許。達一村。人家一千余烟、是為史家寨。時

日既暮、乃宿此。夜使李葆和扞店、而至其中。房中藁菰積堆。

欲除之。塵埃飛揚、不能入。澆水設坐于土上。然凸凹甚、起

臥不安。戸外亦馬矢堆。其臭撲鼻。困難勝野宿矣。然幸而來觀者少。午後休於竹茅店。來觀者多。視余喫食不去。因澆湯使去之。又来觀者如初。鼻間眉上、塵垢密着者、排衆欲觀余。争出。其煩可言乎。

#### 【朱筆訂正】

六日。早發。過西門街、詣成湯陵。陵域東西広四五十間、

南北長六七十間、南北二面係煉瓦壁赤塗。東西二面往々壞頽。

南面開有三門。自左門入。有老柏七八株。不甚高大。更有中

門。設壁与前庭間。中門左別築一字。有人。在其中。蓋守陵

者。過門至詣廟。廟前石碑六箇。概皆康熙・乾隆二帝所建。

觀各陵墓、二帝親筆。記修廢典。可見鳩集人心之密也。廟高

可四間。広六間、長七八間。正中安成湯像。南面。前安大甲

幼時像。傍有小童二人。意外丙・仲壬也。又列臣下二人像。

廟後有陵廟。下圉可七十步。高可一丈。脆草茫々。生草人自

其間往來登陵。低徊良久而去。又抵（5—24）廟前。壁左右

有題四律者。右壁一首有云。曰云々（略之）。又左壁有書。

曰、仲虺墓与陽陵、屹然相望。問仲虺墓。李葆和曰、在陽陵

傍。既為平地、不存跡。未審信否。移時歸寓。駕車又從陵前

出西門、指西而行。余欲赴曹州觀堯陵。而曹州在曹鼎西、而

至河南。迂路一百余里。故西赴考城也。此際概多沙漠。車轍

入地、可四五寸。樹木不茂、田多荒蕪。行二十町、荒原綿亘

南北。南方十四五町外、村落沿長堤、瓦屋映。朝暾頗精麗。

是為韓庄。人家千余戸云。過一小村。出長堤間。路傍老椿五

六株、葉既枯落。景色荒涼、画不及也。東南望沮洳延袤七八

町。下堤又逢一長堤。踰堤西南十町許、過一村。四周土壁甚長。從西門入、出西南門。村內可二百戶。村中荒涼、多破家。屋大半破敗地多。凸凹不毛。想往昔人民住者甚多、而後世漸散也。是為王家壕。村南長堤、高可二丈。過堤又逢二三小村。四顧高平、極目無際。村落樹木、點綴如粧。四外則籠烟、暗不弁物。十一点鐘、至竹茅店。自土山集稱四十五里。此際土性黃埴（5—25）、凝塊甚。麥畝土塊累々。蓋非沃土。故更行。過三四小村。午後三點鐘、達考城。地屬河南。有鼎治人家三四百、僅周土壁、不足稱城。從此西又多沙漠。四店鐘、又出長町傍。南望十町外、更有長堤綿亘。自今朝屢見長堤。皆問之則此係黃河故道。而河南北各有三層堤云。<sup>(15)</sup>五點鐘、過一小村。曰丁字寨。更沿堤左轉、而行里許、達史家寨。可一千余戶。日既暮。使李葆和卜店。房中草薦積堆。家人掃除、塵埃飛揚、不能入。澆水設坐其上。土凸凹甚、起臥不安。戶外馬矢縱橫、臭氣撲鼻。幸來觀人不多也。午休竹茅店。衆視余喫食不去。因澆湯。則去。而又來如初。鼻間眉上、遍蒙塵埃密、排衆爭出。其煩不可言矣。

一月七日

【墨筆原文】

七日。午前七點鐘。出史家寨北門。指西而行。左望長堤。或遠或近而行。道路皆沙磧、高於地三尺。其廣三四間。左右之地、有耕者、有不耕者。蓋不毛（5—26）地半焉。九點鐘。達黑村。人家千余戶。自史家寨稱二十五里。十一点鐘。抵紅

廟寨。此辺沙漠地頗多。有小村。曰殷庄。紅廟寨則人家一千五百許。三面繞土壁、一面即抱長堤。堤上又構女牆。嘗沿堤村落、皆如斯。蓋防盜之策也。午牌休此。來觀者最多。余厭其煩、書曰、有知文章者可筆談。你輩無學人不足與談。可速去。吾觀無學人如糞土。中有解文意者、感去者多。又有一人來者。問人家數。曰、不知。他查中國地理情形者也。衆共不言。午後一点鐘、出長堤上、臨紅廟寨。行七八丁、左轉過田徑。土質堅硬、車行輕快。行一里許。又為沙漠。更進一里、過二三小村。曠原茫茫、無樹木入眸者。土地亦不耕者多。問之老黃河也。或三十里、或五十里。無人家。蓋黃河之淤塞跡也。遙望西北有一条之長堤。其上如阜丘者。占距離若干相望。近而見之、其間各半丁許。問之李葆和。李曰、往昔一堆間、有一小屋、備兵丁。當水漲。盛土于堤上、使水流於堤外。堤東即黃河古道。沙漠高下不一。踰堤則有蘭儀寨。人家千五六百戶。城壁周八里半。自紅廟寨稱五十五里。時五點鐘也。此間路程如近。意昔日縮算（5—27）河道故乎。已入蘭儀、驅車而行。人尾而來者甚多。殆如無立錐之限。鷄犬狼狽甚。店人出有留余。不肯而出西門。行五六丁。相送不止也。西門外又沙地。行二十町許。見取塩者。澆水平地、而製如海塩。然知不好品。入夜過二村。一為岫家庄。人家五六十戶。一為何店。八點鐘、達田寨。人家八百許。自蘭儀稱三十里。

【朱筆訂正】

七日。東南風寒、咸徹骨。午前七點鐘。北門出。指西而行。左望長堤。或遠或近。道路沙磧、高於地三尺。廣三四間。左

右不毛（5—26）居半。九點鐘。達黑村。人家千余。自史家寨稱二十五里。更行過一村。地多沙漠。十一點鐘。抵紅廟寨。人家可一千五百。三面繞土壁、一面抱長堤。堤上搆女牆。凡沿堤村落、往々如此。蓋防盜也。午牌休此。來觀者最多。余厭其煩、書曰、有知字章者、可來談。你輩無學人、不足談。速去為可。吾觀無學人、如糞土也。中有解文意者、為言之而去者多矣。又有一人知字者。問人家若干、則為不知者。蓋疑余以為、他查地理情形者也。於是眾皆默不言矣。午後一點鐘、出長堤上。行七八丁、左轉出田間。土質堅硬、車行輕快。里許。又為沙漠。更進過二三小村。曠原茫々、不見樹木。問之則黃河故道也。遙望西北一長堤。如阜丘、占距離若干相望。近而見之、其相距各半丁許。蓋往昔一堆間、有一小屋、備兵丁。當水漲。盛土堤上、使水不溢出。堤東黃河古道。沙漠高下不一。踰堤則蘭儀渠。可人家千五六百戶。城壁周八里半。自紅廟寨稱五十五里。行程如稍近者。意昔日縮算（5—27）河道故也。已入蘭儀、驅車而行。人尾來者甚多。無立錫地。雞犬狼狽。有旅店人出留余者。不肯。自西門出。行五六丁。人相送不止。西門外沙地。相屬見取塩者。澆水平地。製如海塩。入夜過二村。八點鐘、達田寨。人家可八百。自蘭儀稱三十里。

一一月八日

【墨筆原文】

八日。大風自東北至、塵土飛揚、掩蔽日光。然比昨不寒。

昨雖東南風、覺寒威徹骨。午前六點鐘、發田寨、西行抵雀家樓。人家五十戶許。八點鐘、到趙頭營。有二百余家。十點鐘、過小黃村。人家僅十許。經載岡、十一點鐘、達神崗集。有百家許。此地去田寨四十二里云。田土白墮、黃壤間雜、耕不深故乎、或天然土質、龜薄故乎、不見百穀繁茂之狀。不及山東好田明矣。時風愈甚、霾躡不弁咫尺。唯聞白楊蕭々鳴風。我邦未嘗覺也。午後二點鐘、過二村。不知其名。此辺樹木頗多。更進有長堤橫南北者。天暗淡不能見其端。踰堤行四五丁、楊柳連路傍。其下墳墓（5—28）累々。不問而知城近也。又行里許。入東門。即夷門也。侯嬴為門監處、嬴故趾在城東。為黃河所掩沒。今不存云。將入城門、門者不許。曰、休城外、可待知府報。扣車留焉。余曰、你輩妨阻外客、不遜甚。可破而入。有護照則為此也。門者曰、非欄阻。請待頃時。因休焉。筆談及物產。問此地產、孰多且利。曰、汴紬・汴縐・南陽緞。又問、古玩器・石刻書。曰、有數家古玩舖。然不如京城。石刻均洛陽嵩山。又問、城周圍人家多少。曰、城壁四十里、人家十萬戶。良久而使者歸、使余進城中。因駟車而行。閱城門、外門厚可七八間。上有閣。內門厚可二十間。蓋比濟南如讓數等者。又市家不宏麗。道路污穢尤甚矣。時欲觀余尾者甚多。余請知府欲挾一美店、到其門、來集者數千人、闕塞知府門前。家人開門、衆人排入、車馬進退極焉。余進入門、訪撫院、告不在。故去到知府。既薄暮。門前人集、無寸地。各爭先欲觀余。庄左擠右。雜邏囂々不去。余立中門隅、僅免挨迫患。知府府庭中猶如此。無規真不正之極也。然衆心搖動勢、不可如

何乎。余待知県、移時而後曰、明日可見。（5—29）即使人  
 扞店。余難其非法。李葆和代書曰、使者之罪。

【朱筆訂正】

八日。大風自東北。塵土飛揚、掩日光。而天氣稍暖。午前  
 六點鐘、發田寨而西。過一村。到趙頭營。有二百余家。更過  
 二村。十一点鐘、達神崗集。有百家許。去田寨四十二里云。  
 田土白墮・黃壤相間。而■穀不茂。意耕耘不甚力故。時風愈  
 甚、霾不弁咫尺。唯聞白楊蕭々、鳴風声甚大。午後二點鐘、  
 過二村。樹木頗多。更進有長堤橫亘南北。天暗不能見其端。  
 踰堤四五丁、柳樹挾路。其下墳墓（5—28）累々。不問而知  
 其為近郭。又行里許、達開封府。自東門入。即夷門。侯嬴為  
 門監処、嬴故趾在城東、為黃河所掩没云。將入門、門者扣車  
 曰、外当待知府報。余曰、吾帶護照。虞你輩妨阻也。你不遜  
 甚。吾当破而入也。門者曰、請暫待之。非欄阻也。因休。筆  
 談及物産。曰、土物孰多且利。曰、汴紬・汴縐・南陽緞。又  
 問城周圍人家多少。曰、壁四十里、戸十万。良久使婦、使余  
 進城中。因駟車過城門。外門厚可七八間。上有閣。内門厚可  
 二十間。宏壯不如濟南。市家亦不甚華麗。道路穢甚。請知府  
 扞一美店、到其門、來集者数千人、闔塞門前。市家開門辟人  
 衆、相排近車前。馬不能動其首焉。將進入門、門者告不在。  
 乃去訪知県。門前人成山、無復寸隙。各爭先欲觀人。左庄右  
 擠。雜遝囂々。余立中門外、門者臥床、僅免挨迫。府県庭中  
 如此。不規甚矣。然衆心豈其勢之不可如何乎。待移時。知県  
 曰、明日可見也。（5—29）即使人扞店。余難其非待人之法。

李葆和代書曰、使者之罪也。

十一月九日

【墨筆原文】

九日。淡陰。觀我旧服。又訪知府馬先登。至門駐車、待良  
 久焉。後告不在。訪道台殷某、亦如斯。余必非欲見。然有予  
 山之信為不得不訪。蓋二家不在者、有武囿卿大壕大典。每歲  
 如斯。時使李葆和入見。而待其婦。衆人輻集、欲觀余者、無  
 慮数千人。嘗在車中。衆人擁塞勢、將压倒。因立車前而供衆  
 覽、僅免其患。知府使者來曰、大人婦閱濟南書信。冀來。余  
 諾。飯後至知府就外房待。人來導余。知府出接、共入外房。  
 知府衣冠頗美異衆。其齡五十余。有因循懦弱之風。比予山謙  
 恭乏、余藐然不顧。婦人或破障紙窺見者。戸外又欲觀余者  
 極多。余在其中、傍如無人。意氣揚々筆談。馬問曰、明張士  
 誠、起乱於日本辺海。當時命兪大猷・戚繼光、而使平定之事。  
 余曰、不聞有元世祖之外欲害日本者也。馬又曰、有禹貢島夷  
 卉服之事。日本自古称衣鮮華。今尚然乎。余曰、敝国風俗、  
 男女以清潔成風、不同于中国也。馬屢問我邦沿革。無敢異聞。  
 既（5—30）而出茗及菓、供余。移時去。至門又欲觀余者充  
 滿、不見寸地也。

【朱筆訂正】

九日。曇而無雨。粧訪知府馬先登。至門駐車、待之良久。  
 擯者告不在。乃訪道台殷某、亦不見。余非欲見。而有予山信、  
 則不得不訪也。時使李葆和入見、以待其婦。衆人輻輳、車前

後、無慮數千人。車馬殆為其所压倒。余進立車前、供衆覽僅免。將婦離、人尾來者甚多、顛倒店家諸器、鷄犬騷動、不知所避。馬夫為人压迫以傷其指矣。知府使至曰、大人婦閱濟南書信。願重來。余諾。而飯乃後抵知府。立門良久、乃就外房。衆人蟬集煩囂。有人來導余而入。知府又出迎。共入別房。知府衣冠頗美。齡可五十余。比予山稍欠謙恭。余亦貌然。婦人或破戶障窺見者。戶外亦多環視余者。余傍如無人、意氣揚々。馬問曰、明張士誠、在日本辺作乱。命俞大猷・戚繼光、平定之。子豈知之乎。余曰、欲加害日本者、唯有元世祖、余未聞也。馬又曰、禹貢有島夷卉服之說。日本自古称衣服鮮華。今尚然乎。余曰、敝國風俗、男女清潔成風、不与中国同也。既(5—30)而出茶及菓饌饗。余移時去。至門有欲觀余者、充滿方數十間地上。不見寸隙。

十一月一日

【墨筆原文】

十日。開霽。有衆人來觀者。招其一人、問汴縐綢及雇人馬匹価。曰、汴縐・汴紬、每尺好者大錢二百八九十文、次者二百四五十文。雇人每日得金二百余文。買馬者、每匹三十兩・五十兩。皆異価。午後欲觀蒼頡墓・造字台・梁王城・汴古城等。雇馬行、無知其故蹟者。將赴西北、却出東門。因弁之不通。任馬夫而行。東南一里許。到玉皇廟傍。馬夫指玉皇台類說焉。余怒不觀。顧衆人環視者、問在信陵君墓。無知者。又問汴水。前路橋云。返四五丁。至橋瞻望。水広六尺、深可一

尺。如亭蓄不流者。橋長僅二三間。非可称河者也。想昔時不如此少。依黄河勢然歟。終泯沒可無跡也。又扨所聞、汴河在西。難信。又入東門販。此第一之外門厚五六間、次者八九間、第三裏門厚二十間許。皆有屋宇。此際欲觀余者甚多。及販寓、責誤馬夫途曰、往西北而非見故蹟。不可給一十文。使李葆和詰問。馬夫曰、閑雜人為所压迫將死。給十十文不能行。如与李有異論。(5—31)

【朱筆訂正】

十日。晴霽。人來觀者甚衆。召一人、問汴縐綢及役夫・馬匹之価。曰、汴縐・汴紬、好者每尺大錢二百八九十文、次者二百四五十文。雇人每日二百余文。若買馬每匹三十兩・五十兩不等。午後欲觀蒼頡墓・造字台・梁王城・汴古城等。出一千文別雇馬而行。無人知故蹟者。欲赴西北、却出東門。余屢弁之不通。從馬夫而行。東南里許。抵玉皇廟傍。馬夫屢指之云々。余怒。顧衆人環視者、問信陵君墓亦無知者。問汴水。則前路橋云。還馬四五丁。至橋。水広六尺、深一尺。如亭蓄不流者。橋長僅二三間。不足称河也。想昔不如此、而依黄河勢變故致然乎。終当婦泯沒而已。又或曰、汴河實在西方。難信也。又自東門婦。第一外門厚五六間、次八九間、次可厚二十間。皆上設屋。今日大衆聚集余前後者、不異前日。及婦寓、責馬夫誤途曰、非抵西北見故蹟。不得給一十文。馬夫曰、為閑雜人所压迫殆死。雖給十十文、不能行也。李葆和爭之有異論。(5—31)

## 註

- (1) 原文は「懿」に作るが『史記』三代世家により「懿」に改めた。
- (2) この「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3) 原文は「懿」に作るが『史記』三代世家により「懿」に改めた。
- (4) この「基」は始め朱筆で「下」とされていたものが更に墨筆で改められたものである。
- (5) 墨筆の「不答」は残っていたが、朱筆の「不答」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
- (6) 原文は「里」の下に「四字」を残すが、文章により消去した。
- (7) この「有」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8) 原文は「氣」に作るが文意により「氣」に改めた。
- (9) この「一」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10) 原文は「紀」に作るが文意により「記」に改めた。
- (11) 原文は「惣」に作るが文意により「総」に改めた。
- (12) 原文は「委」に作るが文意により「悉」に改めた。
- (13) 原文は「保」に作るが文意により「葆」に改めた。
- (14) この「在」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15) 墨筆の「道」は残っていたが「層」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
- (16) 墨筆の「者」は残っていたが「人」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
- (17) この「待」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18) 墨筆の「右」は残っていたが、朱筆の「右」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
- (19) この「在」は朱筆・墨筆両方で消去されている。

※ ありまたくや・徳島大学総合科学部・助教授  
しんどうまさひろ・同志社大学文学部・助教授